

观点速览

网络直播把好“方向盘”必要且必须

有关网络直播的各类乱象讨论和治理,近些年从未停止。诸如低俗色情、“审丑直播”、花式推销、剧本“卖惨”等等乱象,在治理后得到一定程度好转。然而,种种直播乱象一方面侵蚀着屏幕内外万千用户的切身利益,一方面又不断变种,企图以“狡兔三窟”“打游击”等手段来躲避监管治理。仅以电商直播为例,一个最新数据值得一提:近5年我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增长了10.5倍,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逐年上升,5年间增幅高达47.1倍。这再次说明,治理网络直播领域乱象,任务和形势依旧严峻,不会是一时一地之功。监管持续加码、全面深入治理,是把好网络直播“方向盘”的必要、必须。

健康的流量和价值导向,是网络直播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底气。摆拍、“扮穷”、“卖惨”也好,虚假宣传、低俗恶俗炒作也罢,突破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不说,也击穿了法律底线,不是立足发展的长久之计。这些道理,一些主播个人、经纪公司和平台不可能不明白。深层次原因,还在于价值导向、流量认知和媒介素养养出了偏差。

没想明白怎么“活”,“火”有时候只是虚火。网络直播不能为所谓的“火”和“爆款”,而不惜放任乱象;直播带货也别因为蝇头小利而放任品质,侵害用户权益,否则迟早带货变“带祸”。不断涵养健康的流量和价值导向,摒弃一味追爆款的老思维,优化数据推荐逻辑,主播、公司和平台才能在直播江湖中“火”起来,持久“活”下去。当然,除了监管跟上,主播自律和平台尽责之外,诸如行业协会、用户自身、大众媒体等也应参与进来,共同为这努力。

(3月15日 人民网 林风)

古籍资源数字化 让文脉传承更久远

长期以来,如何平衡好古籍收藏与古籍利用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人们。数字化为解决这个矛盾提供了契机:只要经过一次扫描,一部古籍的基本样貌、文字信息就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保存下来,实现广泛传播。当然,书多了,并不等于读书的人多了,也不等于我们读的书更多了。在获得“坐拥书城”的满足感之后,人们还需要通过阅读真正享受读书的快乐。

从大众阅读的角度来说,海量古籍影像资源的公布只是一个“基础工程”,仅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置身于茫茫书海之中,很多普通读者其实无法游刃有余。面对一页页繁体竖排、没有分段和标点的古文,读什么、怎么读都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对于学界来说,“中华古籍资源库”规模虽然已经很大,但尚不能完全满足研究的需求,有的学者希望其所关注的文献尽早公布,有的学者呼吁公布更多彩色图像以更好还原典籍原貌,有的学者期待古籍数据库能够实现全文检索而不仅仅是公布图像……在“基础工程”不断推进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更多更为细分的古籍数据库以满足大众读者及专业人士的需求。

近些年,除了“中华古籍资源库”持续更新,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社会团体、热心人士都各尽所能建设了各种类型的公益性古籍数据库,使公众能够更为便捷地共享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对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浸透在一个个字符之中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则体现在对古籍长久而持续的阅读与思索之中。

(3月14日 《光明日报》 杜羽)

多样的文化视频 让课外生活向美而行

青少年需要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短视频平台可以为青少年筛选有趣有料的文化娱乐类内容,成为孩子的玩伴,也成为他们的社交工具。文化艺术机构可以与短视频平台积极合作,为孩子提供丰富的文化养料,例如某短视频平台与故宫博物院合作,把故宫的馆藏分为5个合集,并由专业人士分类讲解,带来了跟线下逛博物馆不一样的参观体验。短视频把人类文明精华和各地特色文化带到方寸之间,孩子可以跟随博主的解读了解如何欣赏世界名曲和名画,按照网友的教授学习素描或彩绘的技法,跟着体育冠军学习握拍姿势或击球技巧……从这个层面上讲,短视频可以成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好帮手,让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向美而行。

在当前媒体“视频化转型”的趋势下,亟待培育青少年的视觉思维能力,完善和提升他们的新媒体素养。短视频不仅是一种内容产品,更是一种表达方式和思维逻辑,接触短视频能够让青少年接触和比较不同的观点,训练批判性思维和辨识能力,还能够培养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和动手创造能力。同时,青少年也会逐渐学会自主搜索、提问、分析、表达、分享,形成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习惯,还可以直接接触不同语言、感知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这对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有重要的价值。

(3月15日 《中国文化报》 张铮 刘晨旭)

教材出版社服务学校教学改革与创新与思考

□杨生文

一直以来,教材是支撑学校教学改革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教材出版社,能否在学校教学改革中掌握主动、配合改革,不仅关系到学校教学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出版社的发展。随着国家对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视,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开始提速。在此过程中,相关教材出版社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创新教材编写方式和编辑方式,为学校教学改革提供有力支持,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教材出版社在学校教学改革中的角色与责任

面对学校教学改革,出版社都会对教材进行修订和改版,有的甚至对教材进行重新编写。在这项工作中,教材出版社主动积极、配合有力,改版或新版教材适应学校需要,就能巩固和扩大市场;反之,就会缩小甚至失去市场。

教材出版社在学校教学改革中要敢于变革。教材出版社在一个专业上深耕细作多年打磨出来一套教材,都希望能够畅销多年,创造更多的码洋。但在学校教学改革的潮流中,教材出版社需要明确自己的角色与责任,敢于变革,更好地服务学校教学改革的需要。2022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印发《关于“十四五”期间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通知》,要求“要推动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教学资源、教师培养工作,将企业典型工作任务转换为学校教学内容,根据工作过程设计教育过程,实现“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力争到“十四五”末实现“百千万”目标,即建设100个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专业,1000所技工院校参与实施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培训1万名工学一体化教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认为,作为技工教育专业出版社,教材的改革应该先行,教材改革应该有大工程、大变革、大手笔,新的工学一体化教材不是对以前教材的修修补补,而是对职业教育教材出版社的一次自我革命,是对教材编写理念的一次革命,是对教材体系建设的一次革命,是对教材编写方式的一次革命,是对编辑业务、编辑流程和编辑能力的一次革命。在学校教学改革中,教

材出版社要打破固定模式,敢于变革。

教材出版社要做学校教学改革的推动者。经过多次研讨,他们进一步认识了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对于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意义,明确了教材出版社要做学校教学改革的推动者。要制定教材编写和编辑的规范和标准,确保教材的质量和实用性;要与技工院校紧密合作,共同确定教材内容和编写方式,确保教材与实际教学需求相符合;要积极推广教材编写的新理念、新方法,组织有实力的院校参与教材编写工作,推动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

二、教材编写方式革命:教材出版社服务学校教学改革的新路径

在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这个大工程面前,应该一反传统教材编写方式,搞好顶层设计,加强组织协调,在自我革命中掌握主动,用大变革、大手笔来服务大工程。

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学校教学改革需求。在多次召开内部研讨会,吃透上级文件精神的前提下,为深入贯彻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关于“要大规模开展工学一体化教学资源,确保工学一体化教学顺利实施”的指示精神,他们对北京、山西、浙江等6省市的10多所技工院校进行了专项调研,听取了学校领导、教务处长、院系主任、一线教师等的意见建议,召开了工学一体化教材建设研讨会。在此基础上,经过近半年的反复研讨及多轮修改,最终形成了较为科学、完善的调研报告,确立了系统的教材开发计划。

不搞零打碎敲,做好教材开发的顶层设计。选题难,组稿难,是编辑经常遇到的问题。其实,之所以难,是因为缺乏对所服务行业图书开发的顶层设计。所以,编辑必须加强对行业的洞察和了解,不搞零打碎敲,抓住机会做好教材开发的顶层设计。对于技工院校来说,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教学改革。对于教材出版社来说,工学一体化教材的研发,也是史无前例的教材

编写方式改革。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工作总体规划,并结合现有编校力量和已有工学一体化教材开发基础,他们制定了工学一体化教材三年开发计划,分批对已有工学一体化教材进行修订改版,对未涵盖和品种不足的专业进行补充开发。优先针对办学条件成熟、招生规模大和先进程度高的专业开发工学一体化教材,确定相关的专业名称、开发等级、开发路径、呈现形式和出版时间等。

组建专家团队,开发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和课程设计方案。教学改革到底怎么改,课程标准是关键。只有制定出每个专业的课程标准和课程设计方案,教学改革才能有章可循。学校专业建设的关键是课程,课程开发的关键是标准,这就意味着要开发100个专业国家技能人才培养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和课程设计方案。因为是教学改革项目,没有参考案例,为了保证国家技能人才培养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和课程设计方案开发成功,他们专门组成了技术指导专家组和项目开发团队。在专家团队的指导和上千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数百名企业实践专家参与下,历经数月的努力,完成了全部开发任务。有了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和课程设计方案,意味着工学一体化工作从课程一体化正式进入了教材一体化的新阶段。

开发教学资源,打通工学一体化教学“最后一公里”。教学改革离不开教材,离不开教学资源。开发教学资源,就是打通工学一体化教学“最后一公里”。因此,在学校的教学改革大工程中,教材出版社一般会把重点放在对教学资源的开发上。为此,他们召开了第一批工学一体化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工作启动会,对工学一体化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工学一体化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实施工作方案和牵头开发院校的工作计划,分配任务,明确责任,确保教学资源开发质量。

三、编辑业务革命:教材编辑服务学校教学改革的新探索

教学改革催生教材改革,教材改革催

生编辑改革。一次教学改革也让编辑业务发生了改革,引发了一次编辑业务革命。

编辑下沉到学校当老师,让编辑成为教学专家。好的编辑特别是学者型编辑,深入行业、了解行业才能策划和编辑出受行业欢迎的图书。作为教材出版社的编辑,教学专家才能是编辑专家。为了深入了解学校教学实际,他们在加强日常调研的同时,还先后安排4名年轻编辑分两批到两所技工院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脱产学习实践。在蹲点过程中,每名编辑都带着问题、带着任务学习实践。他们深入不同院系、不同专业、不同培养层级听课,虚心向授课老师请教;通过小型座谈、一对一访谈等形式参与教研活动,了解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课堂设计、学生学情等情况;亲自编辑上阵当老师,给学生上一堂工学一体化课,从搜集教学资源、设计教案、备课到讲课、评课,体验教学全流程;有的编辑还开展了一次讲座,为学校老师介绍教材编写思路。回来后,这4名编辑将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想所悟向全体编辑进行汇报,并提出自己对教材编写和编辑工作的意见建议。

改变编辑工作流程,编辑先行介入、深度介入、全程参与。选题申报通过后,确定作者、审稿、审稿、编辑加工,是一般的编辑工作流程。但工学一体化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工作打破了常规,要求编辑先行介入、深度介入、全程参与,进行顶层设计开发。首先,编辑参与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教材建设的调研和学习实践,结合工学一体化教学特点研究工学一体化教材的不同产品类型和呈现形式。其次,统筹制定教材开发计划,组建技术指导专家组,组织编辑力量、专家团队系统研究工学一体化教学资源开发技术路径,研究不同教材的不同开发模式。最后,工学一体化技术专家及相关编辑室主任、高级编辑分工负责教学资源开发的技术培训、过程指导和成果质量把控。这种先行介入、深度介入、全程参与的编辑工作方式,不仅让编辑更加了解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的需求,也促使编辑的转型和能力提升。

(作者单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

从图书编辑的角度探讨合体字的字形结构问题

□徐盾

汉字结构,作为识字和书法图书的基本内容,对于认准字形,培养识字和书写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同专业背景的编辑对汉字结构,特别是合体字的结构认定有时会出现分歧,从而导致图书中出现汉字结构使用不当的情况,给读者造成困惑。以下,笔者将分析合体字在结构认定上产生分歧的原因,并给出基本的应对思路。

一、合体字形结构认定的分歧

说到汉字结构,我们通常会想到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包围结构等。但一个字具体是什么结构,有时候不同的书会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谢”字,有的书上说是左右结构,由“讠、身、寸”3个部分组成,有的书上说是左右结构,由“讠”和“射”两部分组成。到底哪种说法对呢?应该说,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不能简单地判定谁对谁错。

从识字和写字的角度来看,分析字形结构通常有两种方法:字源结构分析法和书写结构分析法。前者着重于汉字的内部结构,是从造字的角度来分析字形(强调字音、字义与字形的关系)。从字源上说,汉字有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6种构成方式,即所谓“六书”。而在现代汉字中形声字占了绝大部分。形声字的组合方式有左右形声(如清、铜)、右形左声(如攻、劲)、上形下声(如爸、芳)、下形上声(如慈、斧)、外形内声(如困、病)、内形外声(如闻、问)6种形式。不论哪种形式,都是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构成。按照这个方法来分析多部件的形声字,如“谢”字,左边的“讠”是形旁,右边的“射”是声旁(古代“谢”和“射”同音)。“谢”字属于左右结构。但如果运用书写结构分析法,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书写结构分析法,着重于汉字的外观形态而不论意义构成,主要是用间架结构知识来分析字形。所谓间架结构,又称“结体”“结字”,是指笔画搭配、排列、组合成字的形式和规律。其中,“结构”指的是笔画、部件的组合方式,“间架”指的是一个字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根据间架结构的不同,可以把汉字分为独体结构、左右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下结构、上中下结构、半包围结构、全包围结构等。因此,从书写的角度来看,“谢”字就可以分



为“讠、身、寸”3个部分,说它是左右结构,并没有错。

二、两种字形结构分析法在识字和书法图书中的运用

在识字、写字、书法教学和技法类图书中,汉字结构是基本内容。识字类图书的作用是帮助学生认识、记忆汉字的音形义。故而,此类书中的汉字结构适合从字源结构的角度进行认定。以形声字“湖”和“蕉”为例,在识字读本中,为了达到读准字音、了解字义的目的,按照形声字的组合方式拆分为两个部分:“湖”——“左形右声”,为左右结构;“蕉”——“上形下声”,为上形下结构。这样便于学生“以旧带新”,在熟字(胡、蕉)的基础上学习新字(湖、蕉),进而提高汉字运用的准确性。如果拆为3个部分,就无法利用形声字的优势,根据汉字的字源特点识记字音字义了。

而书法图书,特别是学生使用的楷书教程,其用途是指导使用者把字写得规范、美观、整齐。因此,在描述字形结构时,要从书写原理出发,把汉字分成条条块块,运用间架结构知识来分析笔画、部件的组合搭配。比如“湖”字,由“讠、古、月”3部分构成,“讠”窄、“古、月”略宽,“古”高、“讠、月”低,整字各部高低错落、结构紧凑。这就是典型的书写结构分析法。但这样分析,对多部件汉字的结构认定就容易与字源结构分析法相左。以“章”字为例,“章”字为上中下结构,由“立、日、十”3部分构成,上中下3部分均宜写扁且都在竖中线上。这样的描述如果是出现在《楷书间架结构教程》《行书间架结构二百法》等专业书法图书里,没有问题。因为根据上面的阐述,我们知道,专业书法教程和识字类图书是依据不同的方法来认定字形结构的。但是,学生使用的字帖和写字教程如果仅仅根据书写结构分析法来认定字形结构,就会导致读者认识

的混乱。因为在语文课上,像“湖、章”这类多部件合体字,老师是按形声字的组合方式来分析汉字结构的,而且学生常用的字典、词典也主要是按照这种方法来划分形声字的字形结构。

三、编辑在图书出版中的应对方法

那么,编辑时如何妥善地处理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形义兼顾”,即把字源结构分析法和书写结构分析法结合起来使用,如《新华写字字典》。具体而言,以“嘲”字为例,《新华写字字典》对其写法的陈述是:①“口”小“朝”大,顶部“口”低,底部“朝”低。②“朝”,“阜”略宽,居竖中线部位;“月”略窄,居右半格;顶部“阜”高,底部左右旁齐平。③“阜”上“十”的竖从竖中线起笔,下“十”的竖在竖中线左侧,“日”的框内短横在横中线。可见,《新华写字字典》是按汉字的结构层次来分析其写法的。第一层根据形声字的特点把“嘲”划分为“口”和“朝”,这与识字教学中“嘲”字左右结构的划分方法一致;第二层还是根据形声字的特点把“朝”划分为“阜”和“月”;第三层把“阜”分解为“十、日、十”3个部件来描述。由此可见,我们在分析多部件汉字的结构时,先依汉字组合层次做字理(即结构理据,指根据或参考字源,从汉字部件中分析出造字意图)拆分(“嘲”字一次拆成“口”和“朝”,“朝”字二次拆成“阜”和“月”),直到不能按字理拆分而仍需拆分时,再从书写结构角度做无理据拆分(把“阜”分解为“十、日、十”),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编写写字教程,大多数情况下可避免字形结构认识上的冲突。

第二种方法是“依形拆分”,也就是抛开字理,直接从书写角度分析。这种方法通常适用于字理不好理解或字形与字理矛盾的汉字。比如说“辩、颖、衷”3个字,它们都是形声字,但都有特别之处,

那就是它们的声旁或形旁都不是一个整体,如“辩”字的声旁是“辩”,两个“辛”分居“讠”左右;“颖”字的声旁是“顷”,“匕”和“页”分居“禾”上方和右边;“衷”字的形旁是“衣”,“一”和“衣”分居“中”上下。依据字理,它们的组合方式依次为内形外声(辩、颖)和外形内声(衷),对应的汉字结构分别为包围结构(辩:左右包围中间,衷:上下包围中间)和半包围结构(颖:右上包围)。但是,这样分析对于普通读者特别是中小学生学习来说不好理解,不利于字形识记,反而是按照间架结构和书写习惯将3个字分别确定为左右结构(辩)、左右结构(衷)和上中下结构(衷)更容易让人接受。所以不管是识字教材还是写字教程,都是按书写结构来确定其结构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字源结构分析法和书写结构分析法产生分歧的情况主要发生在两个以上部件构成的合体字中;而很多由两个部件构成的合体字,如“打、厅、问”等,用两种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并不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

综上,我们可知,图书中合体字形结构法的认定不宜采用单一标准,而应采取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有些情况适合作字源结构分析,有的情况适合作书写结构分析,还有的情况须将二者结合起来。这也提示编辑,处理图书中的汉字结构问题要具有灵活性。比如,在专业类书法图书中进行字形结构分析时,可先加一个“从间架结构的角度来看……”之类的前提;而在楷书习字帖和面向中小学生的楷书教程中,则应保持书法和语文学科中汉字结构的一致性。为了做到这一点,笔者建议相关编辑在认定字形结构时,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为参考依据,因为其收录的每个汉字都出示了结构类型,比只对一级字做了字形结构认定的《新华字典》(第12版)APP收字更多。补充说明一点,虽然商务印书馆的词典合集商务APP中也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但目前这个平台对部分汉字的结构认定与独立的《新华字典》APP和《现代汉语词典》APP并不完全一致(如受、寒、善、坐等字),所以笔者推荐更加权威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

(作者单位:湖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